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基 姆

湯 盧得雅
新 • 吉卜
梶 齡
譯 著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5

卡度齊詩集 卡度齊著 李聯賢譯

基姆 吉卜齡著 湯新楣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真奈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PDF

一九〇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盧得雅·吉卜齡
(英)

Rudyard Kipling

得獎評語：

「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觀察入微、想像獨特、氣概雄渾、敘述卓越見長。」

W11/31/002

頒 獎 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C·D·奧·威爾森

關於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適當的得獎人，建議極多，而這項衆所尊敬渴慕的榮譽也不乏極有資格的候選人。

瑞典學院此次從這些候選人中選出一位英國作家。過去千百年來英國文學昌蔚，美不勝收。但尼生不朽的抒情詩歌成爲絕響時，世人每值文豪身故總要發出的悲歎又起。詩歌輝煌的時代隨他而逝，後繼無人。泰尼爾身故時，本國也有相同的嗟歎，但是並非如此嗟歎詩神。詩神並沒有物化，也沒有喪失她崇高的地位；她只是換上一件新裳以迎合一個新時代與前不同的愛好。

但尼生的詩篇充滿假想的情境，讀者一看就感覺得到。不過在風格和他迥異的作家的概念和才華中也有這種特點，雖然這些作家似乎只以文字表面的美爲主，並以生動地刻繪我們此代激動而緊張，往往受淨扎求生掣肘生活的各個階段以及一切憂慮和狼狽情況而特別見著。瑞典學院本年度頒予文學獎的盧得雅·吉卜齡 (Rudyard Kipling) 便是這樣的一位作家。一位對英國文學很下過一番功夫的法國作家，六年多前寫道：「他，吉卜齡，毫無疑問，是英國文壇近年來最值得注意的人物。」

吉卜齡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於孟買。六歲時在英國親戚處寄養，十七歲回印度。他在拉合爾出版的「文武公報」謀得職位，二十多歲在阿拉哈巴德主編「先鋒報」。由於工作關係和個人目的，他遍遊印度各地。在這些旅行中，他對印度人的觀念和意見有了透徹了解，對風俗制度相異的印度各羣體以及英國軍人在印度生活的特點也深有認識。這種對印度事物真正內涵的把握在吉卜齡的作品中充分流露出來，有人甚至認為這比開鑿蘇彝士運河還要使得英國感覺與印度近些。在他早期作品中，諷刺性的「機關打油詩」(*Departmental Ditties*, 一八八八)以引喻大膽，語調清新脫俗而引人注意。「山地軼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一八八八)及「三個兵」(*Soldiers Three*, 一八八八)兩個短篇小說集也是早期名作，把代表士兵中三個類型的牟文尼、歐世禮和李若德寫得栩栩如生。同類作品另有「蓋思貝家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adsbys*, 一八八八)、「黑與白」(*In Black and White*, 一八八八)及「雪松下」(*Under the Deodars*, 一八八九)，都是描寫西姆拉的社交生活的。「生活的阻碍」(*Life's Handicap*)這一系列短篇小說在一八九一年發表，其中若干篇旨意嚴肅。同年「失去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也出版了，這部小說文體稍微晦澀，但有些段落描繪得極富色彩，十分生動。

「營房謠」(*Barrack-Room Ballads*)在一八九二年發表時，吉卜齡已是寫詩的駢輪老手，那些都是美妙的軍人小曲，富有豪邁風趣，以寫實筆法描寫湯米·艾金斯任憑「溫莎寡婦」(意指維多利亞女王)或繼承她王位者派遣，赴湯蹈火，勇敢犯難的各個階段。英國軍隊有了吉卜齡這樣一位歌詠它的遊吟詩人，以獨特新穎，亦悲亦諧的方式謳歌軍隊所經歷的折磨和艱辛，同

時刻繪軍中生活和工作，雖然沛然流露出對將士偉大品格的認識，却絲毫沒有粉飾的痕跡。他在描寫士兵和水手的詩篇裏極愉快地表達出他們自己的心思，而且往往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令這些健兒對他的作品深為喜愛，據說他們日常稍微有空便吟詠他的詩歌，對一位詩人來說，作品深受低下階級喜愛，實在是最大的光榮了。

吉卜齡在一八九六年發表的「七海」(*The Seven Seas*)詩集裏顯露他自己是帝國主義者，一個版圖遍及全球的帝國的公民。就加緊英國和其殖民地的聯繫而言，純文學作家中，毫無疑問，以吉卜齡的貢獻最大。

吉卜齡的「叢林故事」(*Jungle Books*)第一冊在一八九四年出版，在瑞典及其他地方都為讀者所欽佩愛好，他受一種原始的想像力感召，寫出這些神話般的野獸故事。其中有黑豹巴希拉·巴洛熊、既陰險狡猾又力大無窮的蟒蛇卡、白眼鏡蛇奈格和吱吱喳喳的優猴子，而居中操縱的則是毛格利。有些情景意境崇高；例如有一段描寫毛格利坐在「活安樂椅」卡的身上，而那條巨蟒見過許多世代的樹木鳥獸生死榮枯，緬懷往昔；又如毛格利使哈提象讓「叢林開放」而伸展到人煙之地。這些寫情寫景的片段流露出寫自然的卓越本能，而吉卜齡在這些刻繪原始壯觀的叢林故事中真正能發揮己之所長，要比所寫的「識途的船」(*The Ship that Found Herself*)列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The Day's Work*一書中)，功夫老到得多。「識途的船」是一篇把機器人格化的故事，有趣但是很怪。「叢林故事」使吉卜齡成為受許多國家兒童喜愛的作者。成年人也分享孩子所得的樂趣，讀這些清新可喜，極富想像力的動物寓言使他們重度童年。

吉卜齡著作等身，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基姆」(Kim, 一九〇一)，因為其中敘述一老僧沿着能用河水洗罪的河岸朝聖，筆調高雅，溫柔可愛，在這位豪邁作家的風格中極不多見。由老僧收為弟子的小頑童基姆，也寫得十分生動，淘氣可愛，如見其人。

有人指摘吉卜齡偶爾有失粗俗，在一些最粗野的詩歌中採用軍人俚語更近乎低級趣味，這些指摘可能不無道理，但是吉卜齡雄渾有力的筆法和昂揚的精神力量足以使它們顯得不重要。他不但在盎格魯—印度世界中是極受愛戴的大文豪，而且名聞版圖龐大的不列顛帝國之外。一八九九年他在美國大病時，美國報章天天報導他的病況，德國國王也致電吉卜齡夫人慰問。

吉卜齡究竟為什麼深受全世界愛戴？或是說得坦率一點，吉卜齡怎樣表示他值得身受如此隆譽？而且何以認為他值得贈予諾貝爾獎，因為一位作家須在他的觀念和藝術中特別表現出一種理想？答案如下。

吉卜齡之出名，可能主要並非因為他思想深遠、智慧過人，不過連最草率的觀察家也能立刻注意到他那無以倫比的觀察力，能把實際生活中最瑣碎的細節都描寫得正確驚人，然而光是觀察敏銳的天賦，不論能把自然描繪得多麼栩栩如生，也不是成為他出名的條件。還有別的因素使他發揮他的詩才。驚奇的想像力使他不但能臨摹自然，而且描繪出他內心的意象。他對景物的描寫給人一種內心的感受，就像肉眼忽然見到幽靈一樣。對於刻繪人物，他以畫龍點睛的方式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和脾氣特點，往往最初寥寥幾個字便能傳神。創造並不以把事物暫時的表象忠實紀錄下來為滿足，而是想要突破其事物的核心和本質。吉卜齡的寫作便是以這種創造性為基礎，誠如

他自己所說的：「他以事物都是上帝創造成的角度去描寫它。」這句言簡意賅的話，一針見血地說明了這位詩人真正體會到自己在寫作方面的責任。

吉卜齡的風格雖然雄渾有力，有時且近乎粗率，可是也有柔美纖細的筆觸，只是從不在作品中刻意如此造作，「默罕莫德丁的故事」(Story of Muhammad Din)寫得簡單，却洋溢感人的真情，而且誰又能忘得了「山地軼事」中「攻陷龍墩奔」(The Taking of Lungtumpen)裏的那些小鼓手？

這位孜孜不倦觀察人生人性的作家的內心深處蘊有高貴情懷。他在「真正的羅曼斯」(To the True Romance)這首詩裏道出每個真正詩人都耐心企求一種永久不能實現的理想渴望，而這種理想是感官世界中的景色和印象所永遠不能排除的：

在夢中見到摸到

你的衣邊就够了：

你已走近上帝傍

我可能跟不過去！

吉卜齡的人生觀充滿舊約，或者更正確些，清教徒時代，所特有的那種虔誠，絲毫不裝腔作勢也不囉唆，只是堅信「敬畏上帝卽智慧之始」，而且確實有

我們祖先舊時所知的上帝，

在祂那嚴酷的手下我們

見到了統治……

如果從美學觀點來說，吉卜齡以其詩人的直覺是個理想主義者，那麼根據道德、宗教立場以及聖經信仰而產生的責任感來說，他也是理想主義者。他深知如果不以國民恪守法律並以理性自抑的穩定的基礎上，連最強大的國家也會滅亡這一真理。吉卜齡認為上帝是最先首要的全能主宰，在他「生命的阻碍」中稱之為「大監督」(Great Overseer)。英國人作為一國之民能夠賞識這些概念，吉卜齡於是成為國家詩人，不但是因為他寫了許多深受珍視的軍人詩歌，而且也許因為他在一八九七年為頌賀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週年而寫的「讚美詩」的關係。下面的警句表達真誠謙卑的宗教情懷，特別感人：

騷亂和喧囂俱滅；

名將與君王離去；

只剩下對您的獻祭

和一顆謙卑懺悔的心。

讚美詩顯示民族自尊精神，同時警告狂妄自大的危險。

在波蘭戰爭時，吉卜齡當時擁護他自己的國家，可是也充分稱讚波蘭人的英勇，因為他的帝國主義思想並非死板僵硬，絲毫不顧他人感情的那種。

英國文學曾經激發多種不同的運動，作品之豐無與倫比，更有千古不朽的莎士比亞。吉卜齡所受史威夫脫和狄福的影響可能比受斯賓塞、濟慈、雪萊或但尼生的爲大。他的幻想力雖然和實際觀察力同樣高強，他沒有斯文本恩那種風花雪月的綺麗文體，却擺脫了人生唯尋歡作樂是求的傾向。他在內容方面避免病態的傷感，在格式方面則避免亞力山大詩體的堆砌。

吉卜齡喜歡凝厚精練；他的作品完全沒有空洞抽象、拖泥帶水的描寫。他善於運用一針見血的警句，有人把他和哈特相比，又有人把他比作彼爾·洛提，更有人把他比作狄更斯；可是他永遠與衆不同，自成一家，創作力似乎無窮無盡，可是這位幻想大師也是奉公守法、崇尚紀律的旗手。叢林法則也就是宇宙法則，如果要問這些法則的主旨是什麼，吉卜齡就會簡單了之地告訴我們是：「奮鬥、盡職和遵從。」所以他鼓吹果敢、自我犧牲和忠誠；他最憎惡人沒有一點骨氣，不能自律。他也洞察僥倖越傲慢在世界秩序中必遭果報。

雖然吉卜齡自成一家，那不是說他未曾得益於其他作家；連最偉大的宗師也曾經汲取他人的所長。吉卜齡有哈特那種對流浪生涯多采多姿的賞識，有狄福那種描寫細節務求真實，用字遣詞務求正確的作風。他有狄更斯那種對貧苦大眾的同情心和描寫人的小動作的風趣感，可是他有獨特的風格。他的文筆並不是字字珠璣，篇篇佳作，但總十分生動，富有奇趣。「從海到海」(

From Sea to Sea, 一八九九) 那一系列短篇小說可以說是描寫文章的典範，不論所描寫的地方是在大懶神統治的大象城，或是棕櫚島及新加坡，也不論所講的是日本的風俗習慣。吉卜齡富於譏諷，有時譏諷得十分辛辣，可是也富有同情心，所同情的大部分是在天涯海角為英國維持國家榮譽的大兵和水手。他有種種權利和理由對他們說：「我吃過你們的麵包和鹽，喝過你們的水和酒，我領略過你們的生活，也曾經守護病榻替你們送終。」

吉卜齡年紀很輕的時候便成名，可是成名後一直不斷地在勇猛精進，一位寫他的傳記作家說他的作品有三種「語調」。在「機關打油詩」、「山地軼事」，以風趣口吻讚揚獨身之樂的「蓋思貝家的故事」(*The Story the Gadsbys*)，以及褒貶不一的「失去的光」裏，語調譏嘲。第二種語調是仁慈和同情，這種語調在「默罕莫德丁的故事」和「生活的阻碍」和感人至深的佳作「不予聖禮」(*Without Benefit of Clergy*) 中最高為顯著。第三是道德論調，這一點在「生活的阻碍」中表現得很分明。這種分類法無論有多少價值，而且通常不能對他的全部作品一概而論，有一點是肯定的：吉卜齡所寫所歌頌的，是忠心工作，克盡職守和愛國。愛國對吉卜齡而言，不僅是愛英倫三島而是熱愛整個不列顛帝國。這位詩人夙所熱望的就是那帝國的各成員能更密切地團結，他疾呼：「只知道英國的人，對英國應該有什麼認識？」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意願。吉卜齡曾以生動筆法為我們描述過許多國家，可是他並非以事物奇特有趣的表面為主，他始終懷有一個崇高的目標：永遠「準備；準備好以應職責的召喚」，然後在大限來臨時，像個「兵一樣去見上帝。」

瑞典學院在頒贈本年諾貝爾文學獎予盧得雅·吉卜齡的時候，謹向極輝煌的英國文學以及該國在當代所產生的最偉大的小說家致敬。

（湯新楣譯）

註：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八日，瑞典國王奧斯卡崩殂，取消了一切慶祝儀典，吉卜齡的致答辭亦從缺。



啊你們這些走着窄路

循着陀雙特火光去

領受最後審判的人，

當「異教徒」向

鎌倉之佛祈禱時，

千萬要溫和！

Buddha at Kamakura

他不顧市當局的明令，跨在參參瑪大炮上，這門大炮架在老拉合爾博物館對面一座磚砌平台上。土人稱那博物館爲阿傑布——格兒，就是「妙屋」的意思。誰控制參參瑪這條「噴火龍」誰就控制旁遮布；因爲征服者總是先把這尊青黃銅大炮擄爲戰利品。

這句話對基姆來說，有點道理，他把拉拉·狄納納的孩子踢下炮耳，因爲英國人控制旁遮布，而基姆是英國人。雖然他晒得黧黑跟印度人一樣；雖然他喜歡說本地話，但說他的母語時却咬字不清楚，聲音又單調；雖然他和街市上的小孩完全平等相處；但基姆到底是白人，最窮最窮的窮白人。照顧他的那個歐亞混血種女人（她抽鴉片，假裝在那需收費低廉的馬車廣集的廣場上開

井舊家私店）對傳教士說她是基姆的媽媽；他母親曾在上校家當打雜兼奶媽，後來嫁給愛爾蘭「小牛」團隊的一個年輕的掌旗軍士基姆·歐哈拉。這軍士後來在新德——旁遮布——德里鐵路上做事，他的團隊回國時沒有他。他老婆在費羅茲普爾死於霍亂，歐哈拉便整天以酒澆愁，整天帶着他那眼睛很尖的三歲兒子在鐵路上來來去去閑蕩。有些團體和隨軍牧師擔心那孩子，想抓到歐哈拉，可是他總是躲開，後來碰上了那抽鴉片女人，染上她的嗜好，像一般窮白人那樣死在印度。死時他身無長物，只有三份文件——其中一份他稱之為「不得轉讓」，因為在他簽字下邊印有這四個字。一份是他的退伍證書，第三份是基姆的出生證書。他在吞雲吐霧，有飄飄然的感覺時，常說這三張紙會使小基姆成爲一個好男兒，基姆絕對要隨時帶在身邊，因為它們具有法力，是屬於一種好大法力的部分，而那種法力是博物館後面，那所藍白兩色大房子裏的人才有的。這所房子我們稱之爲共濟會會堂，本地人稱之爲魔屋。他說將來有一天一切都會好的，人們會在具有美與力量的巨柱之間，吹號歡迎基姆。騎着駿馬率領世界上最精銳團隊的上校會親自照料基姆，命運應該比父親好的小基姆。幸緣地紅牛爲神的九百個頂呱呱的健兒，只要他們沒忘掉歐哈拉——在費羅茲普爾鐵路上當修路工頭的可憐歐哈拉，一定會照料基姆的，他說過之後便會在露臺那張破柳條椅子上痛哭。所以他死了以後，那個女人便把那三份文件縫在一個小護身符囊裏，套在基姆頸子上。

「有一天，」她模糊地記得歐哈拉的預言說，「一隻綠地大紅牛會來接你，上校騎在牠的高頭大馬上，對，還有——」她改用英語說，「九百個健兒。」

「啊，」基姆說，「我會記住。一隻紅牛和騎馬的上校會來，可是我父親說，先會有兩個人來安排這些事。父親就是這麼說他們總是這樣做的，人施出法術時總是這樣。」

要是那女人把基姆連帶文件送到當地的魔屋去，省分會一定會把他送往山裏共濟會孤兒院去；可是她不相信他所聽到的法術。基姆也有他自己的意見。他到了毛孩子的年紀，便知道躲避傳教士和神情嚴肅問他姓名、幹些什麼的白人。這是因為基姆非常善於鬼混。的確是如此，那有城牆的可愛城市拉合爾，從德里門到城外護城河，他都非常熟悉；和那些生活奇怪得連哈倫王都夢想不到的人再熟狎也沒有；他過的生活也野得像天方夜譚裏所說的那樣，可是傳教士和慈善團體的秘書老爺們看不出這種生活的美妙。市井街頭給他一個諱名，稱他爲「世界之友」；他捷如猿猴，又不引人注意，常常在夜晚替油頭粉面的時髦年輕人在擁擠的屋頂上辦事，這些當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他心裏有數——從會講話起對人世間的種種邪惡便深有所識，可是他愛的是那股子刺激——在漆黑的溝渠和小巷裏蹣手蹣腳地走，爬上水管子，屋頂平台上那些娘兒們和她們噉噉喳喳的講話聲，藉夜光掩護由這個房頂躍到那個房頂等等。還有那些苦行者，河邊樹下磚甃裏那些渾身抹灰的托鉢僧，他跟他們也很熟——他們討飯回來時候，他招呼他們，旁邊沒有別人的時候，他也吃他們鉢裏的東西。照拂他的那個女人哭哭啼啼地一定要他穿歐洲人服裝——一條長褲、一件襯衫、一頂破帽子，可是基姆發現進行某些工作時，穿上印度裝或同教徒裝比較方便。有個時髦年輕人——基姆發現此人在地震之夜死於井底——曾經給他一套印度衣服，一個低賤野孩子穿的那種衣服。他把它藏在旁遮布高等法院再過去些尼納藍姆木場上一些大木頭底下，芬

香的喜馬拉雅原杉木從拉維河運來後便放在那木場上晒乾。一旦有事要辦或者有什麼樂子，基姆便換上他那套衣服，跟着迎親行列後面連跑帶喊，或是在一個印度節日狂喊，弄得筋疲力竭之後才在黎明時回家去。有時候家裏有東西吃，可是沒有的時候居多，在這種情形之下基姆便再跑出去和土人朋友吃東西。

他是在和小喬塔拉爾和賈糖的兒子阿布杜拉玩山寨大王遊戲，騎在參參瑪上用脚跟敲着那尊火炮，一面頻頻回頭對在博物館門口站崗的看守着長排鞋子的土人警衛員講粗話，那個高大的旁邊布人很有涵養地咧着嘴笑，他認識基姆已經很久了。用羊皮袋向晒乾路面潑水的水夫也是基姆的老朋友。還有那低頭製包裝木箱的回教徒木匠。實際上，街上所有的人都跟他熟，除了從鄉下進城，趕到博物館來看他們本省和其他地方產品的農民以外。博物館收藏印度藝術品和製成品，凡是想增長知識的都可以請館長解釋給他聽。

「下來，下來！讓我上去！」阿布杜拉爬上參參瑪的輪子，大聲喊。

「你爸爸做點心，你媽媽酥油，」基姆唱道：「所有木蘇兒人早就跌下參參瑪了。」

「讓我上來！」頭戴繡金帽的小喬塔拉爾失聲尖叫，他父親的家當大概有五十萬英鎊，不過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地方。

「印度人也摔下參參瑪，是被木蘇兒人推下。你父親做點心——」

他忽然停住，因為有個人拖着脚步從人聲鼎沸的木提街市轉彎走來，基姆以為他能辨認各種階級的人，却從沒見過這樣的一個人。來人身高近六呎，穿着一件像馬氈似的料子做的褲衣服，